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 著

周尚意 志丞 吴莉萍 译

下城 1880—1950 年间的兴衰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下城

1880–1950 年间的兴衰

〔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 著

周尚意 志丞 吴莉萍 译

F737.12
F690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城：1880～1950 年间的兴衰 / (美) 福格尔森
(Fogelson, R. M.) 著；周尚意，志丞，吴莉萍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Downtown

ISBN 978 - 7 - 208 - 08984 - 6

I. 下… II. ①福… ②周… ③志… ④吴… III. 中央商业
区-经济发展-研究-美国- 1880～1950 IV. F7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297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陈楠

•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

下 城

——1880—1950 年间的兴衰

[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 著

周尚意 志丞 吴莉萍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4.5 插页 4 字数 470,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984 - 6/K · 1618

定价 56.00 元

出版说明

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它与文化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也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期待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生根、发展，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放眼世界，取得新的突破，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去。为达到此目的，大规模地译介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很紧迫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科的自主和创新，必定要建立在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自 2002 年成立后，策划了大型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译丛不仅包括一批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包括显示出最新发展动向的近作，我们注重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名家名著，也注重对某种现象作实证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计划译介一些概论性的著作。总之，只要是对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有参考价值的作品，都在我们译介的范围内。我们吁请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吁请更多的翻译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2007 年 3 月

“我所看到的，是两个老人在夕阳下散步，他们互相依偎着，享受着彼此的陪伴。”

“我所看到的，是两个老人在夕阳下散步，他们互相依偎着，享受着彼此的陪伴。”
——董卿
董卿，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曾主持过《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她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非常有爱心，经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献给 Donald 和 Dorothy Gonson

“我所看到的，是两个老人在夕阳下散步，他们互相依偎着，享受着彼此的陪伴。”

董卿，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曾主持过《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她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非常有爱心，经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董卿，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曾主持过《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她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非常有爱心，经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董卿，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曾主持过《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她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非常有爱心，经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董卿，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曾主持过《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她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非常有爱心，经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若一个人步行……那么仅用一小时就可以轻松地绕“波士顿下城”一圈。这段路程全长不及三英里。波士顿下城最宽的地方也就一英里，最窄的地方仅为700英尺。这块小地方被称为该城市的心脏。它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心脏，也是一种比喻。每天早上，其巨大的大动脉将人流吸入；每天晚上，人流又返回到城市和郊区的末端。这既像血液泵入心脏再从心脏流出，又如海湾潮汐的日涨夜落。

——马萨诸塞州快速交通委员会，1892年

Downtown: Its Rise and Fall, 1880—1950

Copyright © 2001 by Robert M. Fogelson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0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巴黎，19世纪的首都》(已出)

(德)瓦尔特·本雅明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已出)

(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空间与政治》(已出)

(法)亨利·勒菲弗

《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已出)

(美)理查德·利罕

《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已出)

(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

《下城：1880—1950年间的兴衰》(已出)

(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

《水晶之城：窥探洛杉矶的未来》(已出)

(美)迈克·戴维斯

《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已出)

(美)戴维·B·泰亚克

《公正、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英)戴维·哈维

《漫长的革命》

(英)雷蒙德·威廉斯

《传播》

(英)雷蒙德·威廉斯

《社会理论与都市问题》

(英)彼得·桑德斯

《当工作消失时》

(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城市：没有郊区》

(美)大卫·鲁斯克

目录

导言/1

第一章 商务区：19世纪末的下城/11

第二章 厄杀地铁：快速公交的政策/57

第三章 神圣的天际线：限高之战/144

第四章 中央商务区：20世纪20年代的下城/233

第五章 离散化进程后的魅影：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的下城/278

第六章 迫切的思考：下城与汽车推进的革命/318

第七章 衰落区的出现：下城与城市改造的由来/408

第八章 只是另一个商务区？20世纪中叶的下城/488

跋/506

致谢/510

索引/512

我父亲的生平，是关于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摩天大楼里的律师，变成一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以及他如何在 1929 年经济大萧条之后，仍然能够继续他的事业。

他第一次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时，还是一个卑微的职员。但是，他很快地就展现出了他的才能，而且他很快就升到了高级律师的位置。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律师，也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商人。

导 言

我父亲的生平，是关于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摩天大楼里的律师，变成一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以及他如何在 1929 年经济大萧条之后，仍然能够继续他的事业。

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我的父亲一直在(纽约)一幢 40 层的摩天大楼里从事法律工作。这幢大楼位于第 15 大街到第 43 大街的拐角处，离中央火车站只相隔几个街区；而中央火车站是纽约最大的两个火车站之一。每周都有五六个早上，他离开我们在布朗克斯^①西部的公寓，走一英里左右到达纽约中央大铁路^②的海布里奇车站上火车，沿着哈莱姆河一线坐到中央火车站，然后再从车站走到他的办公室。有时候，在周六或休息日，他会带上我和我的兄弟们一起去，或许是想让我的母亲放松一下吧。当父亲埋头在他的文件当中的时候，我和兄弟们要么望着窗外，要么就在打字机上乱敲一气，或者是摆弄着转椅。不等我们搞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乱子，他就会带我们到附近的施拉夫特餐厅去吃午饭。这是一家连锁餐厅，深受我母亲这样的家庭妇女欢迎。我母亲会规律性地到下城来买东西，有时候还会带着她难缠的儿子，并趁此机会见见朋友，或是找我父亲一起看一场戏剧或者电影。1954 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对今后以何为生没有一点想法。实际上，当我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也还是懵懵懂懂。不过，我当时理所当然地觉得，不管我未来做什么，肯定是在下城。后来我才知道，我

1

^① 布朗克斯(Bronx)，美国纽约市的行政区，位于曼哈顿北部，纽约东南部。最早定居者是曾为荷兰西印度公司工作的一个丹麦人，名叫琼纳斯·布朗克(Jonas Bronck，于 1643 年去世)，该地区于 1898 年成为大纽约的一部分。——译者注

^② 纽约中央大铁路(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简称 New York Central，连接美国东北几个州的大型铁路网的总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铁路，其中最早的一条在 1831 年就已经通车。——译者注

的兄弟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无论对我，还是对我兄弟们，事情都没有像预想中的那样发展。从 1968 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美国城市历史的时候开始，我就住在剑桥的一个地方，它离哈佛广场不远。而我工作的地方则在剑桥市的另一处，正好在波士顿的巴克湾向查尔斯河对面望到的地方。我大概每个月去一次波士顿的下城，有时候去仅存的两家百货商店的其中一家买点东西，偶尔去看看牙医，个别时候也去看场演出。我曾经常光顾下城里的电影院，不过这些年来它们已经都停业了。我的一个兄弟在 2 当了 20 年律师以后做起了生意，他住在斯卡斯达尔(Scarsdale)，那是纽约城向北大概 20 英里郊外的一个富人区；他工作在新泽西州萨默塞特市的工业园区，离家大约 60 英里。他最少得两个月去一次下城，有时候为了生意，更多的时候是和妻子共享晚餐(有时也和两个孩子一起)。循着千百万美国人的足迹，我的另一个兄弟 30 年前也搬到了洛杉矶。他是一位口腔科医生，住在洛杉矶西郊的赫莫萨(Hermosa)海滨。他与两位合伙人在洛杉矶西郊的另外三个地区都有事务所，这三处分别是库尔福尔城、雷东多海滨以及韦斯特切斯特。他一两年才去一次 15 英里外的洛杉矶下城，甚至比他去拉巴斯度假的频率还要低，那里可是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距洛杉矶差不多有 1000 英里之遥。

我已经没有机会问我父亲对这种情形有何看法。他在我想问他之前就辞世了。不过他一定有理由感到迷惑不解。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出生的他，成长在下城的繁荣时期。正像一位名叫小山姆·B·华纳(Sam Bass Warner Jr.)的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这段时期下城是“美国工业化大都市群最有活力、特征最显著的”地方，它也可以用来“指代大都市群本身”。那个时候下城是那种竞争激烈、高度集聚、人口极度离散化的“商务区”，它既不是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形成的中央商务区，也不只是在二战以后发展形成的另一个商务区那种样子。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也就是家父开始从事法律工作的时候，大多数美

国人是去下城上班。不仅是上班，还去购物、经商、休闲。《波士顿环球报》一位叫杰克·汤姆斯的专栏作家回忆道：“（波士顿的）下城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你平生第一次见到圣诞老人；在这里你的父亲带你去买你必须要穿的黑色礼服；在这里你的母亲帮你的姐姐挑选结婚盛装；在这里你为你的新婚之家添置家具，接着就是孕妇装，继而是婴儿衫；最后，当你回到此处，这里还是你女儿第一次见到圣诞老人的地方——生命就是如此周而复始。”^[1]每个城市的下城都是一片欣欣向荣，这是当时美国的一个特色。即使是现在被视为离散化都市区典型的洛杉矶，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每天还将近有一半人口要到下城去。

四分之三世纪过后，下城依然是美国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³即使是那些不常去下城的人，甚至是那些习惯于泡在大型购物中心心里的年轻一代，也能时常想起下城。很久以前，当波士顿的一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时，马萨诸塞州收费公路上的标识会提醒向东来的司机和乘客们，他们正在前往“波士顿下城”。在这个位于95号州际公路上的标识出现之后，又有了“普罗维登斯下城”、“纽黑文下城”等等，而且似乎是为了强调下城不只是大城市独有的现象，还出现了“米斯蒂奇下城”和“米尔福德下城”^①这样的标识。每天早上，报纸都会通告我们下城里的交通拥挤状况和天气情况。我们日复一日地听到广播里放皮图拉·克拉克(Petula Clark)写的歌“下城”，那是个“你能忘记一切烦恼，丢掉所有牵挂”的地方；还有在比利·乔(Billy Joel)的“上城女孩”那首歌词里，一个女孩“正在找一个下城里的男人”。“下城”一词时常出现在电影和小说里，有时甚至出现在电影和小说的标题中。美国记者和作家们如今也提到巴格达、波哥大、内罗毕、上海、西贡、马德里等其他城市的“下城”，不过这些城市其实没有下城，那里的居

^① 这两个(Mystic 和 Milford)都是小城镇的名字，在美国有数个以此为名的小城镇。——译者注

民们也从不用这个词。（但是情况也在变化。现在美国文化越来越普及，连马德里也出现了一本名为《下城》的杂志，这本杂志致力于关注“大众”、“音乐”、“电影”和“时尚”。巴黎有一家叫“下城”的酒馆，至少我上次去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家。布鲁塞尔机场有一条广告，希望旅客们下榻亚特兰大酒店，广告词是“它就在下城中心”。在伦敦的地铁里有一处标语，它鼓励人们“从下城到索霍区^①的时候乘坐巴士或者地铁”。）

不过现在的下城之概念已经和 75 年前不同了，无论是在词义上还是在实际地点上。这个词的本义在 19 世纪中期发生了改变，并很快就与商业区联系在了一起。在 19 世纪末，下城代表着忙碌、喧嚣和贪婪；正如作为时兴的居住区的上城，代表着高贵、文雅和有教养。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开始认为下城是落魄的，甚至是肮脏的。很多纽约人就把犹太人鲜明地分成“上城犹太”和“下城犹太”。前者是指那些住在上东区的德裔犹太人，他们出生在美国，家境富裕；后者是指那些住在肮脏的下东区、穷困潦倒的犹太人，他们是刚从俄国移民过来的。到了 20 世纪末，这种区分已经深深植人美国人的思想里。就像《洛杉矶法令》和《希尔街布鲁斯》两部电视剧的导演格雷格·霍布里特(Greg Hoblitt)对记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洛杉矶法令》里)想制造一些东西，使其更像发生在上城，它雅致、整洁、流畅、富足、华丽，就像《希尔街布鲁斯》表现的是下城一样，那里丑陋、破碎、崎岖且杂乱无章。”这种区分时常导致人们认识上出现诸多困惑。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有一群在下城经商的商人觉得“上城”更“有活力”(或者说更“上档次”)，于是就极力劝说追随他们的市民们把中央商务区叫做上城而不是下城。极其怪诞的是夏洛特的下城现在改称夏洛特上城。^[2]

① 索霍区(Soho)，伦敦的一个区，以法籍、意籍等外国人经营的餐厅多而闻名。——译者注

“下城”这个词不仅在语义上改变了很多，同时它作为空间也改变了很多。现在的下城只是众多商务区中的一个（在一些城市里只是名义上的中央商务区），它已经不再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工作、购物、经商和娱乐的场所了。这些功能已经被外围商务区分担了。下城里那些能容纳成千上万美国白领的摩天大楼，还是像以往一样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边缘区比中心区拥有更多的办公场所。在底特律的下城，许多老旧的大厦如今都闲置着，或者几乎是闲置着。一个常去那里的人提出了一个设想，把这些大厦开发成一个“遗址公园”，一种“美国的雅典卫城”；结果这个提议没能得到底特律商业巨头们的首肯。在绝大多数城市的下城里，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建起来的大型影院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城郊的那些多功能影院。许多下城里的酒店也都不存在了。仅存的那些，不管是焕然一新的还是些许古旧的，所拥有的客房都远远少于中央商务区外的那些宾馆酒店。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哈特福德、底特律、丹佛和坦帕^①，在中央商务区里连百货公司的影子都已经看不见了。甚至在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这样的大城市里，其中央商务区里只有一家百货公司，而在城市边缘的商务区里有五六家之多。在纽约、新奥尔良和旧金山的这些都市连绵区里，百货商场的离散化已经成为中央商务区商业退化的主要原因——当年购物的圣地如今在商品零售份额中所占比例还不到5%。^[3]

下城的衰退很久以来都是研究和讨论的主题，现在也是小说的素材。在《危险赌注》（*The Risk Pool*）里，理查德·罗索（Richard Russo）写道：“莫霍克^②的下城从来也没什么值得一看，严格说来也从没有繁荣过；不过至少它曾经是完整的，而现在不一样了。”从城里最著名的莫霍克大饭店开始，一幢幢的高楼被拆掉，代之以停车场和单层车库，

①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城市。——译者注

② 纽约州的小城。——译者注

从而突出了中央大街“宽大的牙缝”般的外貌。在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小说《兔子歇了》里面有一位年迈的主人公，叫哈利·安斯特朗(Harry Angstrom)，他望着“几乎被遗弃的布鲁威尔下城”。那里已经见不到小时候的景象——电影院“被甜香气味包裹着，四下垂挂着黑色天鹅绒，周围到处是轻声笑语和相挽的手臂”。而他所能看见的只有“碎石拼凑起来的道路和停车场，还有一些新盖的玻璃墙面的大楼，刺眼的反光照着重新开发的地段，那里挤满了银行和政府机关”。威廉·J·库格林(William J. Coughlin)在《死刑》中描述道，底特律的下城曾经“是(城市的)核心、是(城市的)心脏”，但是那些“还立在那里的”百货公司都已经“被木板挡上了”，漂亮的商店“只不过是遥远的记忆”。“以往蓬勃的城市中心现在看起来是被遗弃的荒凉之地，就像被一支敌军刚刚洗劫过一样。”^[4]

既然下城已经改变了，美国人对它的认识也就改变了——甚至对包含它的城市的认识也改变了。从 19 世纪末一直到 20 世纪初，美国人以为下城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美国的所有城市，无论大小，都一定要有下城。尽管一些美国人持保留态度，但他们也大都认为下城是必需的。引用那个年代一个流行的比喻，即富裕的下城对一个有活力的城市来说，就像一颗有力的心脏对一个健康的人同样重要。那时大多数美国人还深信存在空间的和谐。他们认为，城市与自然环境虽存在对立，但在城市内部不存在对立，特别是在下城与上城之间、核心区域与边缘区之间、商务区与居住区之间不存在对立。最后要说明的是，美国人相信在居住区的离散和商务区的集聚之间有一种平衡态。无论人们住得多远，他们每天也得去下城。他们越是要到边缘区去居住，就越要回到下城来工作、购物、经商和娱乐。

可是，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晚期，有一部分美国人对这些认识提出了质疑。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城市的离散化已经到了上一辈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于是那部分人的质疑更强了。直到现在他们也还一直在质疑。至今一些美国人依然相信查尔斯·艾

布拉姆(Charles Abrams)，那个律师、房地产和城市方面的权威在 70 年代早期所说的话：“中央商务区是城市吸引力的主要来源，是城市的中流砥柱，是城市税收的最大来源。”“一个脉动的中央商务区”给城市带来财富，没有它的城市就停滞不前。有趣的是，很多城市的下城除了“脉动”以外什么都具备，而一些来自这样的城市的人也支持上述观点。比如说坦帕，它的中央商务区历经多次努力也没能复兴。在 1992 年，即马斯兄弟公司(Maas)这个下城里最后一家百货店关张一年以后，市议员斯科特·佩因(Scott Pain)还宣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下城，那么就没有伟大的城市。”不过多数美国人还是持怀疑态度。就像他们所目睹的一样，下城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必需的。它是破旧的 19 世纪末的作品，配不上 20 世纪末的时代，它不适合工作，更不适合居住。洛杉矶的一个人记述所言：“没有人‘爱’下城”，对这个普通市民来说，“(洛杉矶)下城是一个他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司机喜欢飞驰而过的地方”。在底特律，另一个人写道：“我要寻找那些怀着极强的荣誉感的人，他们 15 年来一直没去过下城，(以后)也不打算去。”^[5]

最近有些记者和学者认为下城在复兴。作家约尔·加罗(Joel Garreau)在颂扬所谓的“边缘城市”时写道：“在最近十年里，下城正经历着 20 世纪最大的一场复兴。”“从东岸到西岸，波士顿、费城、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的下城都处于繁荣。20 年前没有一个谨慎的人会拿一周工资来打赌洛杉矶、巴尔的摩的下城会复兴，天哪，甚至连特伦顿^①的下城都复兴了。”^[6]但它们以什么面目复兴？20 多年前，当时全美最大的购物中心投资商爱德华·德巴尔托洛(Edward Debartolo)对记者说：“我不会投一分钱到下城去。”如今有些下城确实比那时候好些了。不过其他的一些开发商从那时起，在地方政府的鼓动和财政支持下，向中央商务区里投入了无数金钱。可是，多数地方

^① 特伦顿(Trenton)，新泽西州的小城。——译者注